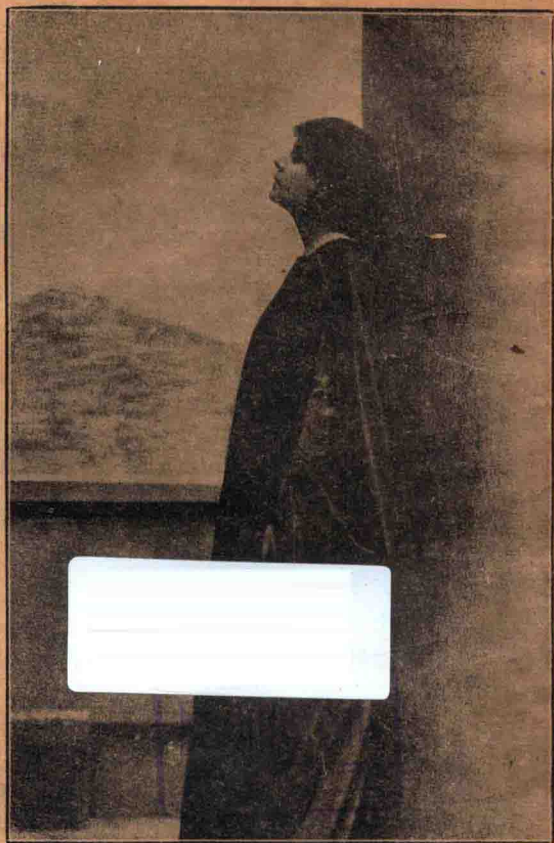


陶 康 娥 琪



琪琰康陶

意大利唐努適 Gabriele D'Annunzio 著

張聞天譯

登場人物，

呂西荷、舍太拉

羅倫左、加地

高西莫、大爾波

西爾微、舍太拉

法朗西施加、杜尼

琪琰康陶、蒂亞隸

小畢太

西麗妮太

地方：佛路連斯，比薩的海岸上。
時候：現代。

蘇海東

蘇海東

蘇海東

第一幕

一間靜寂的，正方形的住房，裏邊一切東西的布置表現出簡單的和諧，顯得外表與房主人的內心的訴合無間。四周的一切，似乎都是被有思想的歡樂女神的手所整理好的。這種景況使人想起平靜而又幽居的生活來。兩扇大窗開向後面的花園；從一窗內可以看見襯在晴空中的聖米尼杜小山和牠的建築物，寺院，克羅奈加教堂，『美麗的維拉奈拉』(La Bella Villanella)與法蘭西施式的單純的帆船。

一扇門開向內室，還有一扇引向外面。時正下午。從兩窗內射進四月的陽光，呼吸與音樂。

佈景一：

西爾薇與老人羅倫左並立在第一扇門的門檻上預備外出。

西爾薇 啊，祝福生命！因為我常常使一種希望燃燒着，今天我可以祝福生命了。

羅倫左 新的生命，親愛的西爾薇，善良的勇敢的靈魂，這樣善良而且這樣有力！暴風雨已經過

去了。呂西荷經過了種種罪惡，現在又是你的了。他對於你只有感激與慈愛。這似乎他是再生了的一般。剛才他的眼睛好像小孩子的。

西爾薇 當你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他的一切善性都恢復了。當他喊你做老師的時候，他的聲音

那樣親愛，使你對他慈父般的心突突的跳動着。

羅倫左

現在他的眼睛和他第一次到我身邊來并且我把泥土放在他手裏時一樣了。那時牠們是溫和而且神奇的；但是他的指頭，那啟示的東西，從那時起就充滿了力。我還藏着他的第一次的作品。我曾經想，在你們的結婚那天把牠給你的，但是不會。我現在情願把牠給你作爲你們新幸福的標記。

西爾薇

多謝老師。

羅倫左

那是一個戴着月桂冠的婦人的頭。我記得他曾經用過一個不好的模型。他工作時，難得向她看。有時他似乎完全注意在工作上，有時他很急躁。起初從他手上出來的是一個混亂的假面。我那時不知道那是什麼英雄的相貌。他遲疑了，灰心了一刻，差不多難爲情了，望着他的作品，不敢回轉頭來向我看。但是，忽然間，在他把牠放手之前，他略略揮動着他的刀把一個月桂的皇冠安放在那作品的頭上。牠怎樣使我歡喜呀！他要把自己沒有完成的夢載在他的作品上。他那日工作的結束是一種光榮與信仰的動作。

西爾薇

我從那時起愛他，就爲了那個皇冠。我情願把那件作品給你。你如其仔細看着牠，也許會看出薩花(Sappho)的熱情的面吧，那個理想的狀貌，在幾年之後，他能够在一件不朽的作品中間完全表現出來的。

（靜聽着。）請坐，請坐，老師；我請你再坐一刻。坐在這裏，靠近這窗子。多坐幾分鐘。我有無數的話要告訴你，但是我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如其我能够克服這個繼續的顫抖呢！我希望你了解……

羅倫左

使你身體顫抖的是快樂嗎？

（他在窗子的旁邊。西爾薇靠在窗櫺上，面對着他；她的面後襯着青天與小小的山峯。）

西爾薇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快樂。有時候一切存在着的東西，一切罪惡，一切憂愁，并且就是鮮血與創傷，都融解了，消滅了，抹到遺忘中去了，沒有了。有時候一切存在着的東西，一切可怕的記憶的重量，加增着而又加增着，漲成結實，不透明而且堅硬像一堵牆壁，像一塊我所永遠不能跨過的巖石。適才正當你向我說的時候，正當你要把那我所想不到

的禮物獻給我的時候，我想：『哦，現在我將把那禮物，那一塊他拋下他的夢想的，一粒種子像拋在有收成的田裏的泥土，拿在手裏了；我將把牠拿在手裏，我將微笑着，保護着他的靈魂與他的生命的好的一部分走到他那裏；我將不說話，他將看到我是他的一切善良的東西的看守者，於是他將永遠不離開我，並且我們將重復年青了，我們將重復年青了！』我那樣想了，那思想與行動很容易地混合而不可分了。你的話變更了世界。但是你知道，一點呼吸，一點蒸氣，就是一點虛無的東西，會推倒一切，會破壞一切，使急躁，恐怖與癡癲重新回復轉來嗎？哦，四月呵！（忽然間她轉向了光明，深深地抽了一口新鮮的空氣。）這種空氣怎樣惱人而又怎樣純潔呵！一個人的，一切希望與失望都隨着花草的塵埃吹散到風中去了。（她側向窗外喊）畢太！畢太！

羅倫左

小孩在花園裏嗎？

西爾薇

是的，她在那裏，她在薔薇花叢中奔跑着。她快活得忘形了。畢太！她藏到樹叢中去了，那小東西！她現在在笑。你聽到她的笑聲嗎？啊，當她笑時，我了解了一切充滿了露珠的花

的快樂了。那是她的新鮮的笑怎樣會使我心花怒發的緣故。

羅倫左

也許呂西荷也聽到了她，並且得到安慰了。

西爾薇

（莊重而且戰慄，倚在老師的身上並且拿着他的雙手）

那末你以爲他的一切創傷都將真的被

醫愈嗎？你以爲他將帶着他的全靈魂回返到我的身邊來嗎？當你看見他時，和他談話時，你覺得那個嗎？你的心上怎樣說？

羅倫左

在我看來，他的相貌似乎有帶着生命的新意義重新去生活過的人的樣子。那看見了死的面的人不能不在那一刻也看到了真理的面。他眼睛上的塵翳已經拿去。他現在將完全了解你了。

西爾薇

老師，老師，如其你自己欺騙自己，如其這是一個無用的希望，那末我將怎樣呢？我的全副精力已經用盡了。

羅倫左

你現在還要怕些什麼？

西爾薇

他曾經要自殺；但是別一個，別一個婦人還活着，並且我知道她是不可調和的。

羅倫左 她現在能做什麼？

西爾薇 她一切都能做，如其她還是被愛着的。

羅倫左 還是被愛着？超出於死的？

西爾薇 超出於死的啊，如其你知道我的苦悶呵！爲了她，他才要死，在一時的憤怒與神經錯亂

的中間。試想他一定會經怎樣的愛她，如其他對於我與對於畢太的思想都不能遏制他！在那個可怕的一刻，他完全是她的獵物了；他在他的熱病，他的痛苦的最高點，其餘的世界完全消滅了。試想他一定會經怎樣的愛她！（這婦人的聲音因傷心而低抑。老人低着他的頭。）

現在誰能說在這一擊之後，當死的密霧在他的靈魂之前過去了時，他的心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是否一點記憶都沒有而醒來的？他是否在他現在的新生命與留在密霧中的過去的一切之間看到一條鴻溝？或是，或是那形像又在那深處浮泛起來，并且留在那裏，永遠分明地浮泛在那裏嗎？告訴我！

羅倫左

（茫然）誰能說？

西爾薇

(帶着悲哀的聲音。)

唉，現在你自己也不敢再安慰我了。是嗎？沒有法子了嗎？

羅倫左

(拿着她的手。)

不，不，西爾薇。我是說：誰能說由這樣神秘的力在他那樣的天性中所產生

的變化呢？在他心中的一切，現在都說看到他那裏來的某種新鮮而且善良的東西。當他微笑時，試去看他！適才正在你我離開他之前，他吻着你的可愛的手時，你不覺到他的全心融解在慈愛與謙讓的中間嗎？

西爾薇

(面微紅。)

是的，那是真的。

羅倫左

(看着她的手。)

可愛的，可愛的手，勇敢而且美麗，堅決而且美麗！你的一雙手是異常美

麗的，西爾薇。大概悲哀太使牠們連結在一起了，牠也能使牠們純化了，使牠們完滿了吧。牠是完滿無缺的。你還記得凡路西河 (Verrocchio) 所雕塑的婦人，那捧着一束花，披

着頭髮的婦人嗎？啊，她就在那裏！

(他從西爾薇的面貌與微笑上看到在室內壁角裏小杯櫥上的一個

小小的半身像。)

所以你現在已經知道這關係了。那一雙手似乎和你的是同一血種的，牠

們是同一本質的。牠們生活着——牠們不生活嗎？——那樣光耀的生命，以至面貌的

其餘各部都被減色了。

西爾薇

(微笑着)

哦，年青人的話，真是所謂年老心不老！

羅倫左

當呂西荷回復他的工作時，第一天他就應該臨摩你的一雙手。我有一塊古的大理石，在莪里西拉里花園（Oriellari Gardens）內找到了的。我情願送給他，使他把牠們雕刻在上面，並且把牠們放起來像歸依神明的獻禮。

西爾薇

(一片愁雲經過她的前額)

你以為他不久就會恢復他的工作嗎？他情願嗎？他曾經和你說

到牠嗎？

羅倫左

是的，不久，正當你不在的時候。

西爾薇

他說了什麼？

羅倫左

模糊的，有趣味的東西，一個病體復原者的夢。我知道那個。我也曾經病過一次。他有時似乎覺得他已經失去他的藝術，似乎他對於牠已經沒有一點權力，似乎他對於美已經變成陌生人。有時他又覺得他的指頭似乎得到了一種神秘的力，只要一觸，泥土上

就會顯出形相，像在夢中一樣容易。他對於他空想中雕刻室的無秩序似乎有些不安。寧。他叫我去一看。你有鑰匙嗎？

西爾薇

（急促地。）那裏有經管的人。

羅倫左

你離開那裏有多久？

西爾薇

自從這件事開始以後，我永沒有再過去的勇氣。我似乎覺得我將要在那裏看到污血，並且將到處看到她的痕跡。在那裏她還是女主人。那地方還是她的領土。

羅倫左

雕像的領土。

西爾薇

不，不。你不知道她有鑰匙嗎？她在那裏進出似乎那是屬於她的。啊，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已經告訴過你；只要她活着她是不可調和的。

羅倫左

你敢斷定自從那變故之後，她仍舊回來了嗎？

西爾薇

當然的。她的傲慢是沒有界限的。她是沒有憐憫，沒有廉恥的。

羅倫左

那末，他，呂西荷，知道嗎？

西爾薇 他不知道。但是早晚他一定要知道的。她將設法使他知道。

羅倫左 爲什麼？

西爾薇 因爲她是不能調和的，因爲她不願釋放她的獵物。
(停頓。老人沈默着。婦人的聲音變成刻薄而

且顫抖。) 那雕像，那士芬克斯 (Sphinx)，你看見過嗎？

羅倫左 (遲疑了一刻。) 是的，我看見過。

西爾薇 是他指給你看的嗎？

羅倫左 是的，在上年十月中的一天。那時他才完成了牠。

(略頓。)

西爾薇 (帶着顫聲，似乎無力說出的樣子。) 那是神奇的，是不是告訴我。

羅倫左 是的，牠是異常美麗的。

西爾薇 不朽的！

(略頓。在這中間充滿了無數說不出與不可免的東西。)

畢太的聲音

(從花園裏)

媽媽！媽媽！

羅倫左

孩子喊你。

西爾薇

(驚跳了起來，側向窗外)

畢太！哦，她在那裏；我的妹子法朗西施加在花園裏來了。她是和

高西莫大爾波同來的。你知道嗎？高西莫是才從加羅 (Cairo) 回來的；他昨晚抵佛路連斯。呂西荷一定很歡喜看見他。

羅倫左

(起立欲去) 那末，再會，親愛的西爾薇！或者我明天能夠來看你。

西爾薇

再坐一刻。我的妹子很歡喜看見你。

羅倫左

我一定要去。時候已經晚了。

西爾薇

幾時我可以拿到你所答應給我的禮物？

羅倫左

大概明天。

西爾薇

不要大概，不要大概。我盼望着你的。你一定要常常，每天，到這裏來。你來，對於我們很有益處。不要拋棄我。我信託你，老師。記好災禍還掛在我的頭上。

羅倫左 不要怕。保持你的勇敢！

西爾薇

(走向門邊)

法朗西施加來了。

佈景二：

法朗西施加入，走到她姊姊那裏并且擁抱她。高西莫跟在她後面，和將要出去的羅倫左加地握手。

法朗西施加 你看見我帶來的是什麼人嗎？我們是在門外碰到的。你好，老師！你正在我進來的

時候要出去嗎？(她和老人握手)

西爾薇

(很有禮貌地伸出她的手)

歡迎你回來，大爾波。我們正在盼望你。呂西荷尤其急於要見你。

高西莫

(很不安地)

他現在怎樣？他起來了嗎？他全愈了嗎？

西爾薇

他已經痊癒；不過還有一點疲勞；但是一天一天旺健起來了。傷口已經完全合閉。不久

你就可以看到他。醫生和他在一起；我要去告訴他；你在這裏。這可以使他非常高興。他今天問過你好幾次。他急於要見你。

(轉向羅倫左)

那末，明天吧。(她帶着輕快的脚步走出。衆

人目送之)

法朗西施加

(和善的微笑)

可憐的西爾薇！最近幾天來，她似乎生了翅膀的一般。有時我看着

她，我覺得她就要飛向幸福中去了。沒有一個人應該得到更多的幸福；老師，你看是嗎？你知道她。

羅倫左

是的，她確是像你的姊妹的眼睛所看到的。她從她的苦難中生着翅膀飛出來了。她的身上有一種不斷的震動。這是當她適才立在我身邊時，我感覺到的。是的，她現在很有福。沒有一種高度，她不能達到的。呂西荷呢，他的手中藏着生命的火焰，無窮盡的力。

法朗西施加

你今天曾經和他在一起嗎？

羅倫左

是的，有幾點鐘的功夫。

法朗西施加

他那時怎樣？

羅倫左

他的心中充滿了甜蜜，而且稍有一點昏亂。你即刻可以看到他，大爾波。他的敏感是一種危險。凡是愛他的人能够使他好，也能够使他壞。一個字可以打動他，使他顫抖。留心你的每一句話——愛他的你。再會。我一定要去了。

(別二人而出)

法朗西施加 再會，老師。或者我們明天在這裏還可以看到你。我希望這樣。你怕我家的樓梯！

她送老人出門後再回到高西莫處。

在那老人身上，有怎樣智慧與善良的火 flame 呵！當他走到房

間裏來時，他似乎把安樂給每一個人。悲哀因他而變成快樂；快樂因他而沸騰了。

高西莫 他能鼓動靈魂；他屬於人類中最尊貴的種族。他的作品是生命的不斷的提高；那是傳

達火光的不斷的力，不論到他的雕刻品中或是到他所碰到的人身上。在我看來，羅倫

左加地應該得到，比他現在從他的同時代人中所得的，更高的名聲。

法朗西施加 這是的確的，這是的確的。如其你知道他在那可怕的事件內顯出怎樣的力與怎

樣的精明呢！當那事發生時，我的姊姊不在那裏；她帶着畢太和我們的母親一起在比

薩。這件事發生在晚上，莫格納河上的雕刻室內。祇有房子的管理人聽到這種報告；當

他查明確實時，他立刻奔到羅倫左加地那裏告訴他。在那冬晚的愁苦與恐怖中間，在

一切紛亂與不確定中間，獨有他一人永遠不失他的神智，也永沒有一刻的遲疑。他保

持着一種異常的清明，因此每一個人都被他征服了。他經理種種佈置：大家都服從他。